



淮南新貌 周啸勤/摄



主办单位：安徽省档案馆

作为安徽省皖北振兴、能源转型的重要支点。淮南，因煤而立、因煤而兴，是国家重要能源重镇。数百年煤矿开采史，镌刻着这座城市工业化起步的完整脉络，也见证了中国煤炭工业从手工开采、机械化生产，迈向绿色智能、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变迁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59年《安徽省委批转煤炭厅党组关于增修淮南煤矿矿区铁路的报告》记载：“根据目前的煤炭生产情况，由于产量不断提高，有的矿井的短途运输已经跟不上生产发展需要，因此，为加速煤炭外运，增修一些矿区铁路支线是完全必要的。”一纸档案，生动映照出淮南煤炭产业一路扩容、节节攀升，从早年全国六大煤电基地，到如今全域推进智能矿山建设，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。

煤城蝶变 智启新程： 安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

车水马龙的黄金期

淮南煤炭开采历史悠久，民间土法采煤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代。据《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》记载，明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十一月，朝廷为军备锻造所需，“命中都留守司属卫士卒于洛河山采取煤炭”，这是淮南最早的官方采煤记载，也是本地工业文明的起点。

1897年，淮南第一座近代煤矿投产。1911年，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，此后陆续配置蒸汽动力设备，用于矿井排水与提升，成为安徽较早运用蒸汽动力开采的煤矿企业。机器设备投入使用后，开采效率得到极大提高，也标志着淮南采煤产业从传统土窑开采，迈入半机械化生产新阶段。

交通配套的完善，进一步夯实了安徽能源外运的核心通道。1930年，淮南煤矿局正式落户。1934年，田家庵至裕溪口矿区铁路动工建设，作为国内早期由国人自主勘测、设计、修建的矿区专用铁路，它也是淮南铁路的前身；1936年，铁路全线通车，当年外运煤炭约30万吨，次年提升至50万吨，外运量占全省煤炭外运总量九成以上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淮南矿区遭遇日寇掠夺式开采，生产体系遭受重创。直至1949年1月淮南矿区和和平解放，矿山重回人民手中。当时全市仅有4座矿井维持生产，全年原煤产量仅170万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淮南煤炭产业迎来系统性重塑。1950年，淮南煤矿公司改组为淮南矿务局，国家全面启动矿区改造与新井建设，掀起首轮大规模煤炭开发热潮，现代煤炭工业生产体系逐步成型。“一五”期间，望峰岗选煤厂等重点项目落地投产，并引入苏联成套设备与专家技术指导，建成安徽首座全机械化洗选厂区，补齐了煤炭深加工产业短板。

1958年，全省掀起“夺煤大战”，多座新建矿井、配套选煤厂同步建成投产，矿区运力、煤炭产能实现双向扩容。随着矿区改造持续推进、产能建设不断落地，淮南煤炭产业发展势头迅猛。1959年，淮南煤炭年产量

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，在“全国煤炭工业大面积持续高产红旗竞赛”中，淮南矿务局获评全国大面积高产局，跻身全国五大矿务局行列，正式迈入产业发展黄金期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59年《安徽省委批转煤炭厅党组关于增修淮南煤矿矿区铁路的报告》，也直观印证了当时淮南煤炭产业高速扩张的蓬勃之势。

20世纪90年代，依托多年煤炭产业积淀，淮南打破单一开采格局，逐步拓展能源、化工、医药等多元产业，传统工矿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丰富。1993年，国投新集煤矿建成投产，凭借全新的建设理念、管理制度与开采模式，仅用6年时间便形成年产660万吨的规模化产能，创造了行业瞩目的“新集速度”。其创新形成的基建统筹、安全管控、高效开采、成本管控的运营体系，被总结为“新集模式”，成为全国煤炭行业改革发展的标杆范例，为全国煤炭产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淮南实践。

势在必行的转型期

到上世纪末，长期高强度开采带来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。为破解发展困局，精准施策、转型升级势在必行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2000年《关于淮南矿业集团产业结构调整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明确批复淮南矿业集团产业转型规划。纪要指出，“规划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省产业发展方向编制的，是一个全方位考虑如何走出困境的规划。”纪要还强调，“总体上形成‘1-6-8’产业体系，煤业作为主导产业，充分发挥规模优势，实现增量发展；非煤产业坚持走综合利用、环境保护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”。这为淮南后续城市转型、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。

2002至2012年，国内煤炭行业迎来十年黄金发展期。依托得天独厚的煤田资源禀赋，淮南跻身全国14个亿吨级煤炭基地行列，也是全国六大煤电基地之一；被誉为“亚洲第一矿”的千万吨级标杆矿井顾桥煤矿也在此阶段投产运营。行业高速发展进程中，结构性矛盾持续累积并集中显现。随着淮河南岸大通、谢家集等传统老矿区浅部优质煤炭资源持续衰减，部分老矿井进入资源枯竭衰退期。叠加全国能源结构调整、煤炭去产能政策落地，淮南“一煤独大”的单一产业短板彻底暴露，城市经济抗风险能力薄弱，产业转型成为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。

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，面对资源衰减、产业结构失衡双重压力，淮南果断跳出传统资源城市发展路径依赖，以全域改革破解发展难题，以产业重构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。2021年10月，淮南聚焦产业转型、城市更新、乡村振兴、生态修复、基层治理五大领域，全面启动“五大攻坚行动”，推进城市全方位、系统性、深层次变革，正式开启涅槃重生的转型之路。

新质生产力的安徽样本

转型发展，重在破旧立新、提质增效。作为皖北产业迭代的先行区，淮南立足安徽制造业升级、能源转型整体布局，持续推动传统产业革新、新兴产业崛起，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
智慧矿山建设成为全国行业标杆。潘集选煤厂作为亚洲单体规模靠前的炼焦煤洗选基地，年原煤入洗能力1200万吨，依托全流程数字化控制体系，仅需341名工作人员即可完成生产全程管控。厂区智慧指挥中心搭载弧形智能操作台、数十台终端设备与调度系统，颠覆传统人工巡检、经验调控的老旧模式，实现从“人工生产”到“智慧智造”的跨越，减人增效成效显著，入选全国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。

刘庄煤矿同样实现全维度智能升级，打通38套井下生产子系统远程联动通道，井下瓦斯浓度、工作面温度等核心安全数据，24小时实时采集、云端上传、远程调度，构建起“地面集中调度、井下智能联动”的现代化生产体系，践行“无人则安、少人则安”的矿山安全发展理念，为传统煤矿智能化改造提供优秀范本。

2025年，淮南规模以上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.4%，首次超越煤电产业，延续百年的“一煤独大”产业格局被改写，多元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成型。至2026年5月，数据显示，长三角区域煤炭消费中约四分之一供给来自淮南，“皖电东送”外送电量七成由淮南坑口电厂产出。淮南正为沪苏浙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稳定能源保障，成为华东地区核心能源供给地。

在改造传统存量产业之外，淮南同步搭建产业升级双层支撑体系：一方面，深挖煤电产业潜力，打造国家级新型综合能源基地，统筹风电、光伏、火电、储能、氢能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，延长传统能源产业链；另一方面，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、新能源装备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食品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命健康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积蓄接续发展动能。

从百年煤城到智造新城，从单一能源供给到多元产业赋能，淮南完成了从资源依赖型城市向创新驱动型城市的华丽转身，为全国同类资源城市转型提供成熟的安徽样本。

撰稿：安征 吴承江



1936年，华商大通煤矿公司债券



淮南淝河区建水上光伏电站 陈彤/摄